

敦煌佛典與奈良平安寫經

——分類學的考察

落合俊典*著 蕭文真*譯

一、前言

在奈良古寫經中，收有神護景雲二年（768年）御願經（742卷）的聖語藏經卷，最近由丸善書店出版了彩色數位版。至今，該書店已刊出第一期隋唐經篇（243卷），以及第二期天平十二年（740年）御願經（750卷）。就奈良平安寫經所具有的特色而言，本次出版的彩色數位版誠為第一等貴重資料。從敦煌佛典大半已被影印公開的今日看來，奈良平安寫經與敦煌佛典書寫時期相近，應賦予一定的價值。再者，隨著對平安與鎌倉時代寫本一切經文獻學調查研究的進展，我們逐漸了解到，日本奈良平安寫經比之於高麗版或宋版等其它刊本一切經，它更接近於隋唐佛教文獻的原貌。因此，奈良平安寫經資料，顯得更加珍貴。

在丸善書店出版御願經所附的簡介中，我們可以看到赤尾榮慶、石塚晴通、新川登龜男等三位先生所寫的推薦性文章。以下，茲引京都國立博物館學藝課企畫室長赤尾榮慶先生所寫的內容：

〈成就古寫經的真實生命〉

迄今，提及古寫經，一般認為是一切經或《大般若經》，以及對《法華經》為主的裝飾經等，對此，目前主用是側重於以文物為中心所作的書誌學調查。因此，本報告書和目錄（指丸善書店出版御願經的報告書和目錄）大多是從事文物的相關研究人員在使用，佛教研究者翻閱的並不多。結果，有如「七寺一切經」中的《毘羅三昧經》¹和《大乘毘沙門功德經》等，儘管很早就收入目錄，但至

* 日本國際佛教大學院大學教授。

*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¹ “The Manuscripts of Nanatsu-dera” by Ochiai Toshinori. Italian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3, Kyoto, 1991.

於它們是否為古逸經典，以及對教說內容的檢討等問題，長久以來却無人問津。其主要原因在於，一直以來佛教學者是以《大正新脩大藏經》作為研究的標準文獻。

然而，這個情況，如今似乎正在轉變。因為繼《七寺一切經》²之後，根據我們對《金剛寺一切經》³的調查，發見並報告了安世高所譯古逸經典存在——《安般守意經》、《佛說十二門經》——的驚人事實。從刊本經典回歸到寫本的研究，目前，有必要再一次省視佛教文獻的研究動向，這不僅對我國，對中國佛教研究者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對個別寫本以及集佛典之大成的一切經研究，都將得到重新評估。（摘錄自九善刊（第3期）《聖語藏經卷》簡介）

誠如赤尾榮慶先生所指出，長期以來，僅以《大正新脩大藏經》作為標準文本的研究傾向，正轉為採用敦煌佛典與日本古寫經，即以寫本為中心的研究。

2008年12月1日，東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召開的學術 frontier「奈良平安古寫經研究據點的形成」公開研討會，在會上，四位與會學者（下田正弘、永崎研宣、釋惠敏、落合俊典）以「佛典文獻學——日本古寫經與資料數據庫」為題作了發表。筆者也以「漢譯佛典研究的新視角——日本古寫經與 SAT & CBETA 的利用」為題，提出今後佛典研究的方針。茲將揭載於《論文集》中的要旨，摘錄如下：

漢譯佛典，尤其是一切經的文獻學研究，隨著高麗版等刊本大藏經與聖語藏等資料，經過校訂而完成《大正藏》一百卷的同時，似乎亦隨之終焉。而在另一方面，有關禪、淨土等章疏類文獻的研究，目前以敦煌本為中心的研究正方興未艾。

然而，未被用來校訂《大正藏》的平安鎌倉古寫經，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當中儘管存有不少誤寫等缺失，但依然保持有

² 牧田諦亮監、落合俊典編《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全6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94年-2000年。

³ 平成12年-15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A）（1）研究成果報告書（主題號碼12301001）「金剛寺一切經的基礎研究與新出佛典的研究」A4規格358頁（研究代表者：落合俊典）。平成13年6月。

平成15年-18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A）（1）研究成果報告書（主題號碼15202002）「金剛寺一切經的總合研究與金剛寺聖教的基礎研究」第1分冊（A4規格632頁）、第2分冊（A4規格712頁）（研究代表者：落合俊典）。平成19年3月。

原始形態，且堪稱「一字千金」的珍貴資料。換句話說，日本古寫經資料，是反映了隋唐佛教文獻的原貌，或基本上是忠實於原貌書寫而成。高麗版等刊本大藏經，雖然有其文字明確的優勢，但是也因在當時價值觀的影響下進行過編集整理，一方面也導致尚失了原有的文獻面貌。故而，新的校訂研究實有其必要。

致力於《大正藏》文本標準化的 SAT 及 CBETA 工作，已取得了顯著成果。特別是檢索的便利，節約了只限於研究者個人所作的一字索引以及詞語索引的勞力，幾乎到了誰都可以作一本辭彙總集的階段。

充分利用如此便利的 SAT 及 CBETA，並在此基礎上加之日本古寫經資料，我想應該到了成立 21 世紀《大正藏》籌備委員會，著手編輯一部新的《大正藏》時機了。（摘錄自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 frontier 2008 年度《公開研討會論文集》）

如摘要中所言，在日本古寫經中，大部分的平安寫經是以奈良寫經為底本轉抄而成。即使是宋版一切經陸續傳入日本的鎌倉時代，寫本一切經大多仍然是依奈良寫經的轉抄本寫成。不過，從南北朝至室町時代，以刊本一切經為底本的寫經增多，奈良古寫經的影響逐漸衰落，可以說平安、鎌倉古寫經的重要性幾乎被人所忽視。

聖語藏以及被其他機關收藏的奈良寫經，包含私人所藏，尚不足兩千卷。即使有兩千卷的龐大卷數，依然未超過作為天平、神護景雲奈良寫經為準的《開元錄》（1076 部 5048 卷）所載五千餘卷的一半。對這些寫經的現存狀況以及一切經的系統分析，尚未全面進行。在文獻學研究中對奈良寫經的評價亦不高，至於對平安、鎌倉寫經的評價，就不言而喻了。

二十世紀初葉被發現的，皮藏於世界極少數機構中的敦煌文獻，其中雖然有些資料尚未公開，時過百年的今天，基本上已可以把握它的全貌。漢語所寫之敦煌文獻，百分之八十為佛典，其中超過一半是屬一切經的經典。然而，敦煌佛典並非是依照藏經原樣保存下來，而是基於某種理由，把各種文獻資料別置於被秘藏的藏經洞裡。因此，其中正式以一切經的標準格式書寫的經典出乎意外的少。方廣錫先生說，這當中僅有四百號左右是《貞元錄》一切經所著錄的經典，相較於《開元錄》（1076 部 5048 卷）不足百分之四十，相較於《貞元錄》（七寺本，

1238 部 5351 卷），不足百分之三十五⁴。

與此相比，日本平安、鎌倉寫經的總數，多達數萬卷。如果它們是奈良寫經轉寫本的話，這無疑是與隋唐佛教文獻系譜相關連的資料。敦煌文獻中，8 世紀吐蕃佔領（786 年）以前的佛教經典，其系統多種多樣，其中隋唐佛教經典與日本古寫經系統接近的經典不在少數。

以圖示便能一目瞭然。因為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中原佛教佛典，相對於傳播到周邊的地域或國家而言，確實有著核心的地位。基於這種認識，敦煌佛典與平安寫經的比較研究就顯得迫切需要。

所謂「從敦煌至正倉院」，它是表示地理路徑的詞語，實際上應改為「從中原（長安、洛陽）至敦煌及正倉院」，或者直接改為（敦煌＝正倉院）。換句話說，以正倉院聖語藏為核心的日本古寫經，有著與敦煌佛教文獻同等的價值。

二、隋唐佛教的傳播——佛典流傳的核心

綜觀東亞佛典，需先有全球視野。古寫經傳入日本，相當於中國隋唐佛教的時代。刊本一切經傳來始於北宋，之後經南宋、元、明繼續傳入。一直以來，我們只關切刊本一切經的差異，但隨著對敦煌佛典與日本古寫經的重新認識，作為考證對象，有必要正面處理這兩種寫本之間的關係。這與以宋刊本為中心所建構的清朝考據學，由於敦煌本的出現，不得不改張易弦同一道理。日本古寫經也是，長期以來，平安寫經及鎌倉寫經被認為是由刊本一切經轉寫而成，其實，它們多數是由奈良寫經轉抄而來，現在，應該是跨入作校訂本的時代了。

以下，我們試著思考一下具體情形。受到隋唐佛教文化巨大影響的古代日本，儘管是海上交通之困難時代，却數度派遣留學僧，致力於請來數量龐大的「佛教文獻」。其具體情況，可以通過奈良·正倉院所藏的正倉院文書（《大日本古文書》1 卷-25 卷）內容，可窺見一斑。從留學僧們所撰的請來目錄（《大正藏》55 卷），亦能掌握傳入日本「佛教文獻」之概要。

那麼，日本努力收集「佛教文獻」，其中有多少是反映了隋唐佛教文化的「佛教文獻」呢？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課題。然而，被稱為「佛教文獻」的資料

⁴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 frontier 實行委員會編《日本現存八種一切經對照目錄》，2006 年。書中按照七寺本貞元入藏錄的順序排列一切經，標示出八種奈良平安古寫經的存缺，敦煌本的存缺也一併標示。又，在 2007 年 12 月 1 日的公開研討會上發放的 CD 版帶有檢索功能，閱覽便利。

不儘其數，要從事這項比較研究，實際上比登天還難。

首先，我們有必要明確界定「佛教文獻」的概念。在中國正史《隋書·經籍志》中，將經典分成大乘、小乘和雜經三部，另外還有一部專收疑經。又，論典與戒律分別再分成大乘、小乘、雜經。此外，而把《高僧傳》、《大唐西域記》等歸類為記。《隋書》卷三十五 經籍四，記錄如下：⁵

大乘經 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

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

經五十九部，三千七十九卷，疏

小乘經 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

雜 經 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錄缺甚，見數如此

雜疑經 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

大乘律 五十二部，九十一卷

小乘律 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

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

二十三卷，講疏

雜 律 二十七部，四十六卷

大乘經 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

三十部，九十四卷，論

十五部，四十七卷，疏

小乘論 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

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論

七十六卷，講疏

雜 論 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

三十二部，二百九十九卷，論

一百三十八卷，講疏

⁵ 參照興膳宏、川合康三著《隋書經籍志詳考》，1995年。《詳考》中載明各部合計後的部數（1962部）和卷數（6198卷）。

記 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隋書·經籍志》所載的佛教文獻總數為 1950 部 6198 卷，至於佛教內部的經錄，從隋代的《眾經目錄》（法經錄）和《歷代三寶紀》，以及時代稍晚的唐智昇撰《開元錄》（730 年）為代表，收錄文獻總數為 1076 部、5048 卷。這僅是入藏錄，其中還刪除了許多講疏和《父母恩重經》等疑經類文獻。此外，如從《法華經》抄出形成獨立經典的《觀音經》等文獻，同樣不計算在內。在《開元錄》入藏錄以外，智昇也收錄有別生經典⁶和疑經，因此，在數量上有一定的差異。

雖說「佛教文獻」的具體內容逐漸被釐清，但必須作更進一步的具體檢討。「佛教文獻」通常統稱為「佛典」，依此定義，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四個方面。為參考之便，並列出中國代表性經典目錄的部數與卷數。

①僅指一切經中的經。

《眾經目錄》（仁壽錄）（602 年）.....527 部 1503 卷

《大唐內典錄》（664 年）.....611 部 1631 卷

《開元錄》（730 年）.....755 部 2791 卷

②指一切經中的經·律·論。

《眾經目錄》（仁壽錄）（602 年）.....647 部 2369 卷

《大唐內典錄》（664 年）.....751 部 3177 卷

《開元錄》（730 年）.....968 部 4507 卷

③指全部的一切經（經·律·論·中國撰述書）。

《眾經目錄》（仁壽錄）（602 年）.....688 部 2533 卷

《大唐內典錄》（664 年）.....800 部 3361 卷

《開元錄》（730 年）.....1,076 部 5048 卷

④一切經＋中國撰述的章疏傳記集

不只一切經，也包含章疏傳記集（講疏）等的中國撰述書在內。

章疏傳記集的規範目錄，中國已不存。

⁶ 《開元錄》卷 16 的〈支派別行錄〉為 682 部 812 卷，但卷 18 的〈疑惑再詳錄〉和〈偽妄亂真錄〉，舉出合計為 406 部 1074 卷。

⑤一切經＋中國撰述的章疏傳記集＋日本撰述書（聖教）

中國撰述的章疏傳記集與日本撰述書（聖教）的一部份加起來的卷數，到平安時代末為止，被認為大概有六千卷至七千卷。

《東域傳燈目錄》（日本 11 世紀後半成立）……1590 部（卷數未詳）

《古聖教目錄》（擬題）（七寺寫本。日本 12 世紀後半）……1，244 部約 5000 卷

《大小乘經律論疏記目錄》（舊法隆寺藏。日本 10-12 世紀成立）……1462 部 5647 卷

一般所理解的「佛教文獻」是收於一切經之內的經典，即所指③；但如果理解整體經典傳入之狀況的話，所指具有龐大數的④。當然，這裡指的是存在於中國、朝鮮、日本等東亞地區的經典數量，而且還包括至平安時代後期為止於日本所成立的「佛教文獻」。

關於經典的傳入，輸出的一方（中國）與接受的一方（日本）雙方的交流錯綜複雜，呈現出種種現象，但隨着時間的流逝，日本一切經的寫經事業已取得正統地位，並以日本宗派祖師為中心的聖教開始逐漸增多。普遍認為至平安時代末期，日本已經成為了擁有⑤的總數的佛教國家。那麼，應該思考：大量的經典在何時、通過什麼方式傳入日本？佛教初傳日本的六世紀時期，似乎僅限於經典的傳入。以下，對此試作敘述。

據《日本書記》卷二十所載：敏達天皇六年（577 年），百濟王獻「經典若干卷。其具體情形，如《扶桑略記》所記：「藥師法華驗記云：敏達天皇六年丁酉，百濟國獻經論二百卷，此經論中，法華同來。」文中提及傳來了包含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七卷在內的經論二百卷。《扶桑略記》的疑點頗多，然而卻很自然的令人聯想到，二百卷正是一個唐櫃可裝載的數量。在《日本書記》推古記中，常常能看到各種經典名稱，這似乎為以上的記錄提供了佐證。從推古十四年（606 年）的《勝鬘經》之後，有《法華經》《無量壽經》《大雲經》《安宅經》《土側經》《盂蘭盆經》《金光明經》《仁王經》《金剛般若經》《藥師經》，朱雀元年（686 年）並可以看到《觀世音經》⁷。

⁷ 田村圓澄著《日本佛教史》第一卷第五章〈佛教經典的傳來與受容〉，京都市：法藏館，1982 年。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即白雉二年（651 年），孝德天皇「於味經宮，請來二千一百餘位僧尼，誦讀一切經（《日本書記》卷二十五）」，舉行法會。佛教傳入僅百餘年，就有二千多位僧尼，同時進行誦經活動，實在是驚人之舉，且誦讀的是一切經。能稱為一切經的話，那就表示傳來的經典已經完備了。一般認為，那時一切經的概念，並非指日本當時所存在的全部經典。對於受到中國文化決定性影響的日本而言，當時應該還沒有能力對經典進行很好的注釋。有人認為（石田茂作・田村圓澄），當時所謂的一切經，應指見於《眾經目錄》（仁壽錄）所載的「二千一百九十部」，這個數字還包含了缺本 402 部，與一切經的總數無關。假設二千一百餘位僧尼，每人各誦一卷多的話，《眾經目錄》（仁壽錄）（602）所載的 688 部 2533 卷經典，可能在當時幾乎全部傳到日本。

其次，《日本書記》卷二十九，天武天皇二年（673 年）舉行了「是月（三月），聚集書生，開始在川原寺抄寫一切經」一事。這個時候的一切經部數、卷數依然不明，其抄寫事業可能含有其它意思。寫經時，需要上等的紙、硯、筆、墨等文房四寶。雖說一般認為紙的傳入要更早，但推古十八年條載，高句麗的嬰陽王進貢僧曇徽，紙和墨的製法也隨之傳來（《日本書記》卷二十二）。一切經的抄寫雖然也有可能用從中國、朝鮮輸入的上等紙，但那時日本已經開始產生紙的事實，不可否認。

一切經的書寫事業，是要以經濟為基礎，同時要求對佛教經典還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正式的書寫事業可能到了奈良時代才趨於成熟。奈良時代，官方的寫經所已經成立，進而細分為寫經所、寫疏所、寫後經所三所。寫經所是只抄寫《法華經》和《金光明最勝王經》，其他經典的抄寫則在寫後經所進行；寫疏所則專門抄寫章疏傳記集。此外，寺院裡也設置專屬的寫經所。各所百花爭妍似地競相寫經，致力於對佛教的理解，奈良時代的一切經恐怕超過了二十部。其中主要是以唐智昇編纂的《開元錄》為準，這還可能與入唐僧玄昉（-746 年-）於天平七年所持歸的五千餘卷的事情有關。實際上，也有人認為玄昉帶回的還沒有五千卷⁸，然而，如前所述，別生經典與疑經屬不著錄入藏錄之內一切經，和未納入一切經之內佛教文獻。這種情況由下文我們要談的七寺一切經「不入藏目錄」相關內容，可以得到證實。

佛教東傳日本約是六世紀中葉，「佛教文獻」大量傳來日本，是從奈良時代

⁸ 山下有美〈五月一日經「創出」史的意義〉，《正倉院文書研究》6 號，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年。

開始，而後持續不絕。一切經的數量，估計有五千卷或六千卷，若包括別生經典與疑經在內的話，總數可能將達七千卷之多。

此外，包括收入一切經中章疏傳記集的話，其總數估計有六千卷至七千卷。一切經與章疏傳記集的合計總數，我們通過七寺本資料中得知，實在是耐人尋味。

七寺藏平安末期寫本《一切經論律章疏集（傳錄）並私記》卷上⁹之卷首云：

合一萬二千三百卷

顯密真言梵漢總數

「顯密真言梵漢總數」，應包括日本撰述作品，可能不多，未佔全體總數的百分之五。如此龐大的「佛教文獻」，我想只限於少數具有影響力的寺院才有可能收藏。從《私記》後半部分所記錄的存缺內容來看，本目錄應該是少數大寺院或國家機關的經藏、書庫所收藏的現本目錄。換句話說，如上「一萬二千三百卷」的數字，除去日本撰述的百分之五（約 300 卷）部分，其餘的一萬二千卷，可能就是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從隋唐傳來之「佛教文獻」的具體總數。

考察中原佛教向周邊的傳播，必須注視敦煌佛教文獻的流傳。衆所周知，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印度西域佛教東傳的要衝。因此，敦煌佛教不能僅考慮是中原佛教向周邊的傳播。今日，我們從西安出發到敦煌的話，會發現敦煌石窟壁畫中的佛·菩薩·天龍八部等，洋溢著迥異於中國的西域風格。但是，西邊遠眺帕米爾高原，從喀什進入庫車的克孜爾石窟，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森姆等石窟，以東再回到敦煌的話，又會讓人強烈感覺到敦煌有著漢人的街道，壁畫還是中國式的。

封藏於敦煌藏經洞的文獻性質，實難以一言蔽之，亦非筆者能力所及。但倘若只論及佛典與一切經相關部分的話，縱使錯綜複雜，其基本性質還是相同的。

衡量這一標準的材料就是日本奈良平安寫經。竺沙雅章博士曾明確指出：

該如何界定繼承唐代最正統的寫本系統大藏經，它應該算是第二類藏經。所謂契丹大藏經，妻木先生也認為，其資料價值非同一般。因為依此可以窺知唐代長安寫經的系統。不僅契丹大藏經，大部分的敦煌寫經也屬於這一系統。我之所以對此問題表示關心，因為我年輕時，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整理過敦煌寫經，那時，有一件事讓人匪夷所思，即在調查敦煌寫經時，發現它與《大正藏》校勘記中聖

⁹ 宮崎健司翻刻·解題《一切經論律章疏集（傳錄）並私記》，《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 6 卷《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錄》，東京：大東出版社，1998 年，頁 242。

—聖語藏的文獻非常一致。聖語藏即是奈良寫經。¹⁰（底線為筆者所加）

所謂聖語藏、如本文開頭所述，是指天平十二年御願經（750 卷）和神護景雲二年御願經（742 卷），合計有 1492 卷的奈良寫經。若再加其他機關或個人收藏，將近 2000 卷。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轉抄自奈良寫經的平安寫經和鎌倉寫經，其總數到底有多少？這當中儘管有的是轉抄自宋版刊本，其所佔比例不大。中尊寺經（清衡經）中認為有些是轉抄自宋版，根據筆者與本學學術 frontier 研究員的抽樣調查顯示，七寺一切經，雖然也有抄自宋版，但畢竟比例較少。

中尊寺一切經（清衡經）	4296 卷
七寺一切經	4954 卷
金剛寺一切經	約 4500 卷
石山寺一切經	約 3000 帖
法隆寺一切經	926 帖
興聖寺一切經	5261 帖
西方寺一切經	2629 卷
名取新宮寺一切經	2575 卷
松尾寺一切經	3545 卷
小計	31686 卷

以上寫經，雖然難以認為全是抄自奈良寫經，但大部分應該是屬於奈良寫經系統。如此看來，它與敦煌佛典的相似性也不容小覷。隋唐佛教的核心——一切經向周邊的傳傳，在日本也被抄寫。現在，除了不足兩千卷的奈良寫經以外，還存有超過三萬卷的平安鎌倉時代的寫經。長期以來，由於刊本一切經的精密性與嚴格性，而忽視了日本古寫經的應有價值，我們應加以反省。

三、傳承隋唐佛教各種風貌的七寺藏「不入藏目錄」

所載經典群

所謂「不入藏目錄」，是《開元錄》的編集者智昇，對成立於則天后時代的

¹⁰ 竺沙雅章著〈漢譯大藏經的歷史〉，《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年，頁 290。

《大周錄》入藏錄中抱有疑問的經論，所列舉的、排除在入藏錄外的經論清單。倘若依智昇《開元錄》，可能有些經論將不會被抄寫。但奈良時代有些大寺院致力於書寫一切經，建於平安時代 11 世紀的法勝寺經藏就是承襲了這一體系。尾張的七寺一切經書寫事業，模仿法勝寺的經藏結構，實際也抄寫了「不入藏目錄」的經論。東寺一切經與法隆寺一切經，情形相同。不過「不入藏目錄」所載的經論現在幾已不存。

以下試舉「不入藏目錄」所載的經論和七寺所藏的經論之對照表。其中，編號 12 的《迦葉經》二卷，因為已收入《大寶積經》百二十卷，為免重複，故而省去。同時，原來附於《迦葉經》的經序也被削除。不過，該序在七寺本中有保存。根據對這份新出資料的分析，它為隋唐佛教文獻的轉抄本，是沒有疑問的。¹¹

「不入藏目錄」七寺現存表¹²

1. 密跡金剛力士經七卷（或五卷）……七寺存（卷二、卷五）
2. 菩薩夢經二卷（改名淨居天子會）……七寺存（卷上、卷下）
3. 法解體性無分別經七卷……七寺存（卷上、卷下）
4. 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七寺存（卷一、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
5. 菩薩見實三昧藏經十六卷（或十四卷）……七寺存（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
6. 菩薩藏經三卷（改名富樓那會）……七寺存（卷上）
7. 護國菩薩藏經二卷……七寺存（卷上、卷下）
8. 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七寺存
9. 迦葉經二卷（改名摩訶迦葉會）……七寺存（卷上、卷下）
10. 善譬菩薩所問經二卷……七寺存（卷上）
11. 大方善住意天子問經四卷……七寺存（卷四）
12. 移識經二卷（改名賢護長者會）……七寺存（卷上、卷下）

¹¹ 拙稿〈月婆首那譯《迦葉經》經序之行蹤〉，《佛教史學研究》35 卷 2 號，1992 年。

¹² 在七寺本《貞元錄》的基礎上訂正明顯的誤寫而作成。

- 13.彌勒菩薩所問經一卷（改名彌勒問八法會）……七寺存
- 14.大寶積經一卷（改名晉明菩薩會）……七寺存
- 15.寶梁經二卷……七寺存（卷上、卷下）
- 16.寶髻菩薩所問經二卷……七寺存（卷上）
- 17.金光明經七卷（或六卷二十二品）……七寺存（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
- 18.新道行經七卷（或十卷檢諸藏本皆與文同而題目異異故不別寫其道行正本尋之未獲）……七寺存（卷一、卷二、卷四、卷七）
- 19.大方等大集經八卷（即是合大集經第六帙今存別本初兩卷是明度五十校計經下六卷是無盡意）……七寺存（卷一、卷二、卷四、卷九、卷十）
- 20.阿耨達龍王經二卷（與藏中道廣顯三昧經文句全同）……七寺存（卷上、卷下）
- 21.哀泣經三卷（與藏中方等般泥洹經文句全同）……七寺存（卷上、卷中、卷下）
- 22.鹿子經一卷（與藏中鹿母經文句全同）……七寺存
- 23.聞城十二因緣經一卷（與藏中貝多樹下思維十二因緣經文句全同）……七寺存
- 24.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一卷（與藏中罪福報應經文句全同）……七寺存
- 25.賓頭盧為王說法經一卷（與藏中賓頭盧突羅闍為優陀延王說法經文句全同）……七寺存
- 26.阿蘭若習禪法經二卷（與藏中坐禪三昧經文句全同）……七寺存
- 27.禪秘要經五卷（檢諸藏本入極文錯非是本經不堪流布其經正本尋之未獲）……七寺存（卷一、卷二、卷三、卷四）
- 28.第一義法勝經一卷……七寺存（卷一）
- 29.發菩提心經二卷（亦云論）……七寺存（卷上、卷下）
- 30.法句經二卷（亦云論）……七寺存（卷上、卷下）

- 31.虛空藏菩薩問持經得幾福經一卷（及抄前虛空藏虛空藏品）……
七寺存
- 32.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二卷（是舊花嚴寶經如來性起品全一
品）……七寺存（卷上、卷下）
- 33.密跡金剛力士經二卷（出五卷密跡第四卷第五卷）……七寺存（卷
上）
- 34.行七行現報經一卷（出增一阿含經如第二十一）……七寺存
- 35.戒相應法經一卷（出雜阿含經如第三十卷）……七寺存
- 36.有眾生三世作惡經一卷（出出曜經第八卷）……七寺存
- 37.出家功德經一卷（佛在迦蘭陀竹園者抄賢愚經出家功德經品）……
七寺存
- 38.勝光王信佛經一卷……七寺存
- 39.淨度三昧經三卷13……七寺存（卷二、卷三）
敦煌本……S.4546、S.5960、S.2301。
- ＊《大日本續藏經》的底本為法隆寺本。
- 40.毘羅三昧經二卷14……七寺存（卷上、卷下）
- 41.救護生命濟人痛苦厄經一卷……七寺存（卷上、卷下）
敦煌本……P.2340、北圖日 46 號、京博守屋本
- 42.觀世音三昧經一卷……七寺存
敦煌本……S.4338、京博守屋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
- 43.清淨法行經一卷……七寺存（卷首闕）

以上總計，雖不及智昇「不入藏目錄」所載的 118 部 247 卷的一半，實際上七寺現存有 43 部 105 卷經論。¹⁵平安時代後期，東寺亦保有 52 部 137 卷的記錄，

¹³ 《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 2 卷所收。由於七寺本的發現，《淨度三昧經》三卷本的復原已成為可能，有大內文雄、齋藤隆信先生之校訂本。

¹⁴ 《毘羅三昧經》是載於道安《綜理眾經目錄》（由《出三藏記集》復原）的疑經錄 26 部 30 卷中的中國初期佛教撰述書，但傳至唐代被《大周錄》視為真經收入入藏錄。

¹⁵ 拙稿〈七寺一切經與古逸經典〉，《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 1 卷《中國撰述經典（其之一）》，東大出版社，1994 年，頁 433-477。

可惜東寺本現在一卷也不存。¹⁶如此看來，七寺經論不僅傳承了奈良寫經的形態，也保持了隋唐佛教文獻的樣貌，可謂是貴重文獻。

四、結語

日本奈良古寫經和敦煌佛典相似的事實，如果根據竺沙雅章博士所示，由奈良寫經轉抄的平安・鎌倉寫經，也必然與敦煌佛典具有親近性。我們在對平安・鎌倉一切經的調查過程中，一直在闡明這一點。不過，若要舉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非七寺一切經中的《貞元錄》「不入藏目錄」記載的經典群（43 部 105 卷）莫屬。雖說也有其他能與敦煌本比較對照的寫本，但實在少之又少。相形之下，日本古寫經算是比較接近散逸的隋唐朝佛教文獻。

假如只限定於佛典核心之一切經的話，敦煌佛典和日本古寫經的比較極為容易。若以《開元錄》（730 年）入藏錄來算，現存敦煌佛典不足佔百分之四十；以《貞元錄》來算的話，則佔百分之三十五。

與此相反，日本古寫經，被推定為奈良寫經之轉抄本的平安・鎌倉寫經的總數共超過 3 萬 1 千卷的龐大分量。當然，除去蟲蝕、缺損等等，實際數目可能沒那麼多，但是，縱使將這些估算為百分之十，仍尚有二萬八千卷。這數量不僅不算少，實則為龐大的卷數。

在我們身旁的古剎、博物館等處，可能不經意間會邂逅到近似於敦煌佛典的日本古寫經，透過那種黃蘗染成的經卷文字，讓我們感受到穿越絲綢之路傳來佛典的芬芳。

¹⁶ 〈東寺一切經目錄〉，《昭和法寶總目錄》第 1 卷。